



日本進口香蕉的分析

陳榮松

台蕉實施，而對於他國却網開一面，對我方頗多不利。慢慢地，日方的發言力增強，把一向由我國占着賣方強勢的局面轉變為買方強勢了。後來幾經我方積極交涉，雖於一九七一年八月一日起正式把台蕉的AIQ制解除，惟此時台蕉在日本的勢力已大被減弱了。

當我國香蕉產業界正沾沾自喜稱霸於日本的香蕉市場時，日本早於一九六〇年前後就曾開始向許多國家嘗試過進口香蕉。我特自手邊資料，擬就十餘年來日本進口香蕉的態勢做一分析，並引申若干事實與特徵，以供讀者參考。

近十餘年來進口分析

香蕉有「果實之王」的稱呼，它很受日本人的喜愛。今天，日本所進口的香蕉，無論從金額上或數量上來說，都是僅次於美國而居世界第二位。不過，就香蕉在全國果實蔬菜進口總金額中所佔的比率來說，日本的四三%却遠勝過意大利的二九%與美國的二八%（均據一九六九年的統計），是居世界第一位。

一九六〇年，日本全年香蕉的進口量僅是四萬二千公噸，以後逐年增加，一九七一年高達九九萬公噸，一九七二年並突破百萬公噸大關而為一〇六萬公噸。不過，自此以後的增加趨勢將漸呈緩慢，一九七三年或將維持在一〇〇萬公噸前後。

雖然今天日本的香蕉市場，幾乎呈現着厄瓜多爾蕉、菲律賓蕉以及台蕉三者鼎立的局面（市場占有率分別為四五%，三三%，二〇%；均據一九七二年的統計），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及大戰以後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可說是台蕉的天下。

的確，日本的香蕉市場是由台蕉所開創，也可以為說，日人的喜食香蕉是由台蕉所促成的。而且事實上，現在大多數日本人一提到香蕉，總會連想到台灣的香蕉。

，可以說是在一九五〇年。日本實施香蕉進口自由化是在一九六三年四月，從原來在外匯預算額內所行的「進口分配制」（Import Quota System，簡稱IQ制）改為「進口自動承認制」（Automatic Approval System，簡稱AA制），對於外匯預算或進口數量均不加以限制。

以後由於香蕉進口量激增，而我國在「中華民國輸出香蕉處理辦法」的施行之下，占着賣方強勢，使日本香蕉進口業者間發生近乎反常的競爭，而在日本國會對於台蕉進口的秩序問題也引起激烈的爭論。

終於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五日成立了「日本香蕉輸入組合」，並於同年七月僅限對於台蕉實施了所謂進口自動分配制（Automatic Import Quota System，簡稱AIQ制），以日本香蕉輸入組合為台蕉進口的唯一窗口，並限於組合員才有資格分配到所進口的台蕉。

AIQ制是在推進貿易自由化之際，針對必要加以適當的監視，採取漸進自由化的方式以求其進口趨於正常；意即因恐某些物品自由化的結果，其進口量會急劇增大，對於其國內市場發生惡劣的影響。

於是設法加以適當的牽制，看其演變，如認為

已經可行且有秩序的進口時，則要改為AA制。

A IQ制與AA制雖同屬於貿易自由化的範疇，惟各國在日本香蕉市場的競爭行將激烈時，僅對

第一、近十餘年來，日本進口香蕉的對象國家，在亞洲除了台灣之外，先後曾擴及琉球、香港、中國匪區、南越、北越、泰國、菲律賓、婆羅乃、沙勞越、新加坡、馬來亞、印度；在中美洲有墨西哥、瓜地馬拉、英屬宏都拉斯、宏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夏威夷；在南美洲有厄瓜多爾、蓋亞那；在非洲有蘇丹；在太平洋有西薩摩亞、東加、斐濟等，幾達二十餘國。

最大的特徵是初以台灣為中心，以後漸擴及其他亞洲、中南美洲、非洲、太平洋等各國，充分顯示其在極力模索嘗試台灣以外的適當的供應國。當然也可以換個觀點來說，多數產蕉國家均也在貪想日本的市場。及至近年，多數產蕉國家先後脫落，或尚僅供應少量而已，結果形成台蕉、厄瓜多爾蕉、菲律賓蕉三者爭霸的局面。

第二、在一九六一年以前，日本所進口的香蕉，幾乎全為台蕉所占，例如一九五八年為九八%，一九五九年幾達一〇〇%，一九六〇年為九七%，而一九六一年也有八八%。

至於台蕉的勁敵——中南美蕉，它初現於日本的進口統計是從一九六〇年起。其後它無論在品質、包裝、輸送等各方面均會做過極大的努力，以克服長距離輸送的劣勢，竟然建立起強大的勢力。

當時，日本所以要遠自中南美洲進口香蕉，理由可歸納為（1）台蕉的供給不足，（2）日本急欲打開台

日本實施貿易自由化

戰後，台灣香蕉重行輸進日本是在一九四七年，不過當時主要是供應駐留於日本的盟軍食用的所謂「軍納香蕉時代」。正式的民間香蕉貿易的開始

蕉供給獨占的局面，(3)交易計畫當初，中南美蕉價格比較便宜，(4)雖其香、味、甜度均比台蕉差，但其外觀與耐久性勝過台蕉。

第三、台蕉的第二個勁敵——菲律賓蕉，它初期於日本市場是在一九五九年，不過，由於它的包裝，輸送均甚理想，而且它的出口檢查規格也未設定等原因，及至一九六八年前後，日本每年的菲律賓蕉進口量尚不足香蕉總進口量的一%。

只是從菲律賓到日本之間的航程僅需五日，比起從中南美洲到日本之間需費十五日以上的航程遠為有利，加上其風土適於香蕉栽培，集中在帳篷那俄島又少颶風與水災之虞，而且勞動力也便宜，於是美日的資本與技術相繼投入，使它搖身一變，成為異軍突起；今日在日本香蕉市場上，它給予台蕉的威脅已甚予中南美蕉矣。

第四、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一年的十二年間，台蕉與厄蕉似是拉鋸戰的態勢，當台蕉供給少之年，一定是厄蕉乘虛而入。例如一九六二、六三年間，台蕉曾先後受到颶風、霍亂、霜害等打擊，產量銳減，於是這兩年台蕉在日本香蕉市場的占有率減為五九%與二〇%，而厄蕉則為四〇%與八〇%。惟自一九六五、六七年，台蕉再次發揮潛力，市場占有率維持在八〇%以上的水準。但是到了一九六八年，由於年初長期寒冷所引起的霜害，以及這個打擊繼續影响到一九六四年。

惟自一九六五、六七年，台蕉再發揮潛力，促成了中南美蕉大量進口的原因。例如當年十月七日自高雄裝進建台輪七、四七九籠（合約三三九公噸）於十月十一日抵達日本博多港，經過海關植物檢疫的結果，因輪腐、青膨、過熟等原因，遭受到全船廢棄於大海的處分。這一年，台蕉的占有率從前年的八二%跌為五六%，而厄蕉竟從前年的一六%增加為三九%。

理由受到進口國家禁止進口等特殊原因之外，日本並不必依賴自中南美或其他遠地國家，而願從台灣或其他亞洲近鄰國家進口香蕉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印度香蕉年產量三三〇萬公噸（包括烹飪蕉），泰國為一二〇萬公噸，分別居世界生產香蕉國家的第二位與第五位（均據一九七〇年的統計，當年世界香蕉總生產量為二、八二一萬公噸，台灣為四六萬一千公噸）。

印度與泰國同為日本在亞洲的近鄰，且產量又豐，惟日本向這兩個國家所進口的香蕉數量極微，原因是(1)品質欠佳，(2)包裝與輸送設備落後，(3)無健全的進出口體制。

第六、由於植物檢疫上的理由，而於一九六〇年以後被指定為進口禁止區域的哥斯達黎加，於一九七〇年解禁時，似乎要挽回其十年來的空白一樣，當年日本進口哥國香蕉九萬公噸，市場占有率高達一〇·八%，翌年亦有七萬五千公噸，占七·六%，一九七二年雖再減為四萬公噸，占三·八%，惟仍然是不可忽視的存在。

第七、巴拿馬香蕉雖曾於一九六〇、六一年兩年，初現於日本海關進口統計，惟其後從未登場，及至一九七一年又突然出現。巴拿馬的香蕉，與宏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同樣是直接間接由美國聯合水果公司所控制，而以「季吉他 Chiquita」為商標向各國出口。

第八、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向大陸匪區的香蕉進口，綜觀一九五七、七二年的十餘年當中，除了九六二、六三以及七一年之外，日本每年或多或少均有從大陸匪區進口香蕉的統計。

巴拿馬所產香蕉的八五%是輸往美國的。其一九七一年的向日輸出，是因同年哥斯達黎加大受颶風侵襲所致。

巴拿馬所產香蕉的八五%是輸往美國的。其一九六二、六三以及七一年之外，日本每年或多或少均有從大陸匪區進口香蕉的統計。

根據一九七〇年國際糧農組織所做估計，匪區香蕉收穫面積為一萬三千公頃，平均每公頃生產量為一萬三千九百公斤，年生產量為十八萬公噸。同年台灣香蕉收穫面積為三萬九千公頃，恰為匪區的三倍；但因受前年秋季兩度颶風的襲擊，平均每公頃生產量自前年的一萬五千六百公斤減為一萬一千

八百公斤，年生產量為四六萬二千公噸，約為匪區的二·五倍。由於國際政治變幻莫測，誰也无法預料今后中國的香蕉貿易絕不會受到匪區政權的干擾，這是我們不能不提高警覺的。

現在台灣有一部分人士，對於台蕉產業的前途抱有悲觀的看法，主張應該減少香蕉的栽培面積而轉換為其他收益性較高的作物，其主要的理由可歸納如下：

- (1)由於香蕉輸出國相互間競爭的激烈，致香蕉的國際價格每況愈下，但台蕉的生產費用反而日趨上升，影響到台蕉的收益性相形的降低。
- (2)受到霜害，病蟲害，以及颶風等威脅，風險甚大。(3)對於輸出合格品的要求甚嚴（其實為要在國際上競爭也不能不嚴）。(4)生產運銷團體與輸出業團體的對立，頗令一般人感到厭倦。(5)世界香蕉供給量漸呈過剩趨勢，而日本年平均每人消費量似已達飽和狀態。

不過，在這裡極希有關方面慎重考慮的，就是台蕉對日輸出的歷史遠比他國為早，日本香蕉市場既為台蕉所開創，而多數日本人特別喜愛台蕉又是不爭的事實。今後日本的香蕉年進口量或將維持在一〇〇萬公噸前後，而台蕉每年生產四十餘萬公噸，其中僅約六〇%為供應出口，且在出口總量中日本幾占九〇%以上，不要說這七〇%或其九〇%的比率，就是縱使現在台蕉的總生產量四十餘萬公噸皆為輸出合格品而供應日本，也不夠其全國一年的消費。

雖然有人說台蕉產業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可是每一種事業有其得意的時候，總也有其困難的時候；現在台蕉縱使在生產、運銷及制度、組織等方面或有許多不盡理想之處，不過我們既已奮鬥至今，而且更想到台蕉產業一向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以及它直接間接為數十萬人的生活所依賴，有關方面似乎有必要站穩立場，再做進一步的努力。